

婆婆当家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

A “享福”的日子不好过

婆婆拖地时间比闹钟还准。早上六点半，阳台水龙头哗哗响一阵，接着拖把桶在客厅地砖上摩擦，随后拖把杆咣当一声敲在卧室门上。不是婆婆不小心，是她提醒我们，她要拖地了，我们要起床了。

我推门出来，她冷着一张脸，把拖把拧得咯吱响。我喊一声“妈”，她眼皮都不抬。女儿朵朵的积木、绘本被她一把扫进收纳箱，嘴里嘟囔：“整天乱扔，也不知道跟哪儿学的。”这话是说给我听的，我知道，不能接，接了又是一场争吵。这样的早晨持续快两年了，起初我以为她只是累，后来发现，她是真不开心。

婆婆爱干净在我们小区出了名。一天拖两次地，灶台不能有水印，遥控器必须放在电视柜左边第二格。我们怕她辛苦，先后请过两个保姆，第一个因为拖地没顺着地板纹路走，被婆婆说“糊弄人”，干了四天辞退了；第二个把擦桌子和擦灶台的抹布弄混了，婆婆当场拉下脸：“这哪是帮忙，纯粹添乱。”第二个保姆也被辞退了。之后，我们再不敢请保姆了，因为很难有人能达到她的要求。

平心而论，婆婆不吝啬、很勤快，买菜和做饭她全包，朵朵也基本是她带。我下班回家，热饭热菜摆在桌上，孩子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。可这些便利都捆着一根看不见的绳子。我办了张瑜伽年卡，想缓解一下产后腰疼，婆婆逢人便说“瞎折腾”。每次我拎着瑜伽垫出门，她就故意在客厅大声叹气：“有那时间，把衣柜衣服整理了多好。”等我回来，锅里留着饭，但她会等我快吃完时，不咸不淡来一句：“腿能拉多长了？能当饭吃？”我要是解释，她脸一别，再不接话。

最让我绷不住的是上个月单位迎检。我提前打过招呼要晚归，可晚上七点电话就追过来：“朵朵哭着要妈妈，你那些材料比孩子重要？”晚上九点我赶回家，饭菜全收了，婆婆坐在沙发上，冷冷丢来一句：“饭在锅里自己热，朵朵睡着了。”棣华当晚回来得也晚。第二天早上，婆婆的拖把声更重了。



我和丈夫棣华结婚三年，一直与公婆同住。婆婆惠英操持一切，我虽然享受着生活上的便利，但是被她的规矩压得喘不过气。

倾诉：棠笑
性别：女
年龄：28岁
学历：本科
职业：职员
采写：记者黄兰芬
时间：6月20日

B 我们决定“断奶”

第二天夜里，哄睡朵朵后，我把棣华拽进书房，关上门。“再这么下去我要抑郁了，咱们搬出去住吧。”我压着声音，眼泪却止不住。

棣华沉默了很久，抓抓头发，说：“我知道你委屈，可妈她……我爸你看见了，成天不着家，不是钓鱼就是下棋。她把全部心思都扑在这个家里，骂人其实是在跟我爸较劲。”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仔细想想，公公的确很少在家待着，回来也是端碗吃饭，吃完就钻进卧室刷手机。婆婆的强势和控制，或许是因为几十年得不到丈夫的关注，只能用家务和规矩证明自己的存在感。

棣华叹气：“我从小就是在她否定里长大的，做什么都不对。可搬出去，你会做饭吗？半夜朵朵哭闹怎么办？我真怕到时候咱俩天天为谁洗碗、谁拖地吵架。”他的话像刀子一样，正好捅在我们的软肋上。

我和棣华都是独生子女，结婚前在自己家连被子都不叠。婚房其实早就准备好了，离婆婆步行十分钟，两居室，一直空着，因为婆婆说“住一起好照应”，我们就再没提搬走的事。我连西红柿炒蛋是先放西红柿还是先放蛋都搞不清，可一想到往后几十年都要这么看脸色，我咬着牙说：“不会可以学，总比现在强。”棣华犹豫

着说：“要不再忍忍，等朵朵上小学？”

事情在那个周六发生了转折。瑜伽馆周年活动，我提前跟棣华说好他带朵朵，婆婆头天就拉下脸：“一去一下午？朵朵谁看？”我说棣华在家，婆婆哼一声：“他连尿不湿都换不利索。”我赌气还是去了。活动结束后打开手机，十几个未接来电，全是婆婆。我脑袋嗡一声，跨上电动车就往家赶。推开家门，客厅里朵朵哭得嗓子都哑了，婆婆正冲棣华吼：“连奶粉都不会冲！你们就是想活活累死我！”朵朵看见我，扑过来。

那晚我把自己锁在房里哭，听见婆婆在客厅跟棣华哭诉：“我到底图什么？伺候你们一家老小，还伺候出仇来了？”

星期天，等婆婆带朵朵出门买菜，我对棣华说：“咱们今天就去收拾婚房，先搬过去试试。行就接着住，不行再想别的办法。”棣华看着我，终于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我们像做贼一样打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朵朵的日用品，没敢多拿。婆婆中午回来，看见门口立着的行李箱，脸刷地白了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棣华鼓足勇气说：“妈，我们想过几天小家庭的日子，那边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”婆婆嘴唇发抖，丢下一句：“行，翅膀硬了。走吧，看你们能撑几天。”我们硬着头皮出了门。

C 自由伴随着狼狽

婚房一直空置，到处落着细灰。推开窗，夏天的风灌进来。我系上围裙扫地，棣华对着电饭煲研究怎么煮饭，朵朵新奇地在几个房间跑来跑去。那一刻，屋子里没有指令，拖把安安静静靠在阳台墙角。

傍晚，我第一次炒了盘土豆丝，焦黑焦黑的。棣华煮出一锅夹生饭，我们俩却吃得挺香。可天一黑，问题就来了。朵朵开始找奶奶，怎么哄都止不住，哭得嗓子发哑。我们轮着抱，唱儿歌、看动画片，直到夜里十一点多她才累得睡着。我瘫在乱糟糟的沙发上，看着满桌没洗的碗筷，心里第一次冒出怀疑：我们是不是真不行？

凌晨三点，朵朵突然烧起来，小脸滚烫。我慌了，退烧贴没备，药箱里除了创可贴什么都没有。手抖着拨通婆婆电话，响了两声就接了。婆婆声音又急又厉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话都说不囫圇：“妈，朵朵发烧……”她狠狠骂了句“没本事还逞能”，不到十分钟，就穿着拖鞋赶了过来。量体温、喂药、温水擦身，婆婆一气呵成。天蒙蒙亮时，朵朵退了烧。婆婆盯着我俩，眼圈泛红，生硬地说：“收拾东西，回家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棣华忽然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妈，之前是我们没准备好，可我们想再试试。”婆婆一愣，看了我们好一会儿，没说话，转身进厨房给朵朵熬粥。背对着我们，她声音还是硬邦邦的，但话软了些：“白天把朵朵送过来，晚上你们接回去。孩子还小，哪能离了人。”那是婆婆第一次没有一口否决。

我和棣华依旧没有做下永久搬走的决定。便利与自由这道题，我们还没找到标准答案。唯一确定的是，我们终于开始试着，自己长大。

(文中人物为化名)

讲述您的故事 倾听您的心声

记者电话：
18164142920



记者手记

在婆婆的羽翼下享福，同时被她的规矩压得喘不过气。棠笑和棣华的烦恼，其实也说明：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从来就没有“既要又要”的好事。

婆婆惠英强势，拖地要定时，遥控器要定点，保姆来一个辞一个。但是，棠笑的叙事里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：公公成天不着家，不是钓鱼就是下棋。婆婆把全部心思扑在家里，她的控制欲，其实是在一个家庭缺位的丈夫面前，用家务和规矩为自己筑起的存在感堡垒。她承担的不只是买菜、做饭、带孩子，更是一个家庭运转的全部隐性成本。小两口享受着回家有饭吃、家里干干净净的便利，

很难体会这份便利背后的沉重。

当他们终于鼓起勇气“断奶”，不再依靠长辈，搬进空置的婚房，自由是感受到了，狼狽也随之而来。土豆丝焦黑，饭煮得夹生，孩子半夜发烧手忙脚乱。这些生活上的低能，恰恰是过去三年被“伺候”出来的结果。站在这个角度看，婆婆骂的那句“没本事还逞能”，不无道理。

既要自由，又要照料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没长大的任性。长大是有代价的，烧糊的菜、无数个第一次的手忙脚乱、熬过的夜……这都是长大的代价。幸运的是，棠笑和棣华选择了离开大家，去经

营自己的小家，婆婆没有一刀切地撒手不管。她还是天不亮跑来给孩子退烧，帮他们白天照看孩子。给他们时间和空间去笨拙地成长，也随时准备搭把手。

想要过大人的生活，就要拿出大人的样子。这“样子”不是赌气搬走，而是能做好一顿饭，能独自应对孩子半夜发烧，能把日子有条不紊地撑起来。便利与自由这道题，答案不在搬走或留下的选择里，而在两代人慢慢磨合出的默契里，一边是自己渐渐长出扛起生活的能力，另一边是长辈学着收起掌控、给出耐心的陪伴。

想要过大人的生活，就要拿出大人的样子